

成为全职妈妈



台传媒记者卢珍珍文/摄

如果“全职妈妈”也是一种职业,它完全不存在上下班时间,24小时待命;“工作业绩”难以量化,容易被忽视;与社会脱轨,没有经济收入,心理负担很重……看似轻松的全职妈妈,其实各方面压力都很大。

主动或被动的,当一部分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后,她们后悔了吗?

选择

唐慧并没有后悔,如果再选择一次,她们站在全职妈妈这边。

2018年,唐慧怀孕了。唐慧,90后,椒江人,怀孕时她在一家医院的病理科工作。站在人生岔路口,她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:是否回归家庭?

再三权衡后,她选择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。

“有各方面原因。当时我在病理科工作,每天都会接触福尔马林,时间久了怕会影响胎儿健康。客观原因是,我们家里没有人带小孩,父母在杭州做生意,公婆在山东做生意,只能我自己带。”唐慧说,离职回归家庭,是个没办法的选择。

玉环的王晶没有想到,2017年从医院离职后,她至今都未曾返回工作岗位。

“2017年8月份,我有了大女儿,当时计划在家带宝宝到2周岁,再重新返岗。后来因为意外怀孕,不到一

年时间,我又有了二胎,就一直在家待岗了。”意外比计划先来了,成为全职妈妈,在家养孩子、经营家庭,成了王晶的“主业”。

采访中,记者了解到,一个家庭中,当一个孩子出生,母亲往往是那个愿意舍弃工作,回归家庭的角色。她们对孩子、对家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责任感。

相比被动选择,如今,当代的全职妈妈们开始主动选择。

春日午后,阳光有些燥热。在台州市图书馆东侧的大草坪上,小薇(化名)抱着6个月大的女儿,耐心哄着。一旁,小薇的好友将黄色野餐垫铺开,摆上刚买的水果。

能在春天走出家门,感受大自然,对小薇来说,已经是一种放松。

1998年出生的小薇,是路桥人。成为全职妈妈之前,她是一名会计。“公婆没有时间带,如果找保姆,费用比我每个月赚的都还要多,只能自己带。”小薇告诉记者,相比自己的工作,孩子的成长教育才是头等大事。

“孩子的生活习惯,都是从小建立的,我自己带更有把握。我的工作岗位,并不是不可替代的。但对于我女儿来说,我是唯一的。”成为育儿的主角,是小薇的主动选择,监督和引导孩子的教育和成长,成了她全力以赴的新事业。

困扰

春节假期的一个晚上,王晶给自

己放了假。她把两个女儿交给了婆婆,自己和闺蜜一起出门聚餐。这类放下女儿,纯个人的社交活动,一年到头来屈指可数。

喝了几杯酒,王晶在朋友面前忍不住落泪了。趁着酒劲,她开始吐槽起自己“全职妈妈”的身份。

这是个24小时随时待命的身份,“困在家里,围着孩子、老公转”。

“大女儿2周岁时,我就送她去托班,这样我才有精力带小女儿。”顾着小女儿的同时,她要抽空整理、打扫,并带着小女儿上菜市场买菜。下午老公下班回来,她还得准备好晚饭。“细说起来,都是很琐碎的小事。但打理好这些小事,真的很费精力。”王晶说,为一个家庭所付出的精力,往往不在社会衡量成功标准体系里,“全职妈妈,是个被社会忽略的角色”。

让王晶更难过的是,下班回来的老公,很少照顾到自己的情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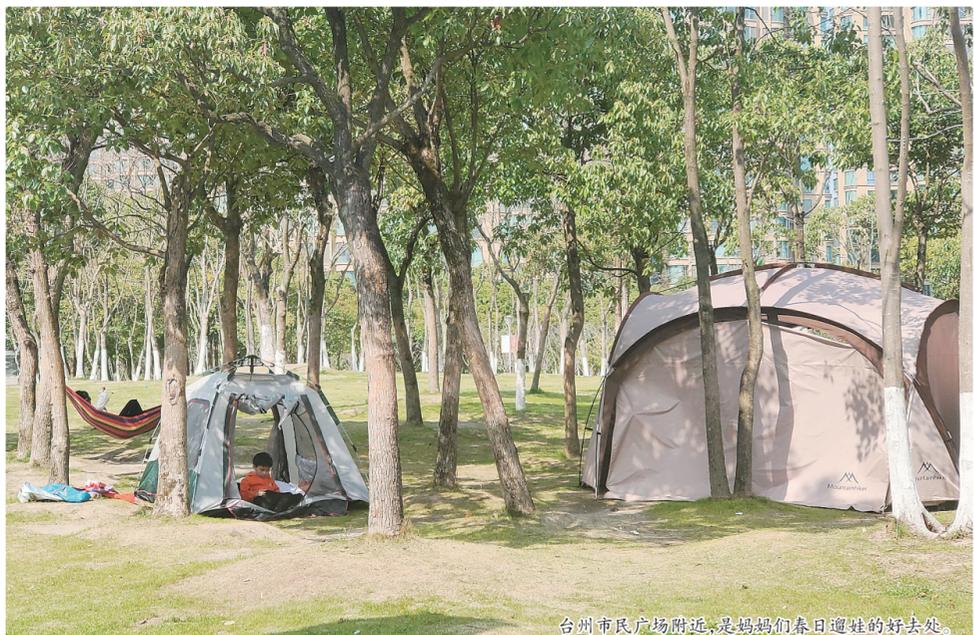
“一回到家,他就捧着手机看视频、打游戏,因为玩手机这个事,我们吵过很多次。一生气我真的会说‘手机是你的三胎了’。”王晶让老公陪着大女儿学习,他躺在一旁玩手机;让他陪小女儿玩耍,他同样是玩手机。“后来索性我都自己兼顾着,不用他帮忙了,他白天在厂里上班也累。”每次后退和体谅,都成了一种负面情绪积压在王晶的心里。

另一种不自由,是离职后没有了经济收入。“家里用钱,我每次都得开口向老公拿。每笔钱的去向,我也会及时和他沟通。关于钱,他从来不会说什么,但我自己心里不舒服。”王晶坦言。

唐慧的落差感,来自于比较。“我本科学习的是临床医学,考研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。”按照原本计划,等孩子出生后,唐慧带孩子回

家,备考研究生。“有点想当然了,要带小孩,又要忙家务。你有时间但没精力再去看书了。”当身边的朋友在自己岗位上都成长了,再看看原地踏步的自己,唐慧心里是发慌的。“我妈妈也经常打电话催我,她一直在告诫我一个事情,‘在家再呆下去是不行的’。”

兼顾家庭、事业,这是两难全的事。唐慧有种感慨,她看着女儿学会了走路,学会了讲话,学会了社交,女儿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。“我还在原地,我把整个家都照顾好了,但很少



台州市市民广场附近,是妈妈们春日遛娃的好去处。

深一度

我看到了你

林立

当人们讨论全职妈妈时,都会说到她们的辛苦、坚韧、无私。中国的当代优秀女性,尤其是城市女性,有很好的自我表达渠道,她们受到的肯定也日益增多。

各类专家学者们都在用各自的数据、研究告诉人们,全职妈妈为经济和社会提供了怎样实质的良性作用。

可往往只有少数全职妈妈拥有足够的自我认同,乃至感到自

信。她们更需要心理学家来告诉她们,她们无需自我否定、自我怀疑,或者来梳理她们的心理,让她们的压抑得到宣泄。

我觉得全职妈妈的心结,在于被忽视。

稿件中的几位妈妈,无论之前是什么身份,选择成为全职妈妈后,她们的心理感受基本相同。周遭的压力和刺激,并不是迅猛强烈的,而是无形漫长的。

她们的伴侣,通常都很忙碌,当他们出现在主妇面前时,忙碌的一天

已经过去。他们回到家之后,他们的“累”放大了,妻子的辛苦,就消失了。

在职工作,哪怕是打了几个商务电话,开几个会,大家都会下意识觉得比在家做一天家务要辛苦。实际上只要让丈夫们在家尝试几天,从睁眼到入睡,都被家务、辅导孩子学习支配的日子,他们会明白更多。

放弃工作,放弃收入,这是非常艰难的决定。在现代社会,选择家庭,意味着“面目模糊”。因为看不清主妇们的样子,所以,大家就忽

视了她们的价值。

因为“我养你啊”这句恋爱时很浪漫的话,到婚后,已经变得非常复杂。

所以有些全职妈妈会给自己压力,去考研,或发展事业,她们不再寄希望于不被亲人忽视,而是努力让自己看到自己,变得更强大。

如果伴侣做不到分担她们的负担,做到一点,就是最好的帮助。

凝视她的眼睛,真诚地告诉她:我看到了,你还是你,比以前更美,比以前更好。



全职妈妈与职场的艰难博弈

照顾到自己。”

自我

全职妈妈的焦虑,只有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后,才有了出口。站在出口处,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寻找自我。

2021年9月,唐慧重新拿起书本准备研究生考试。

早上,唐慧把女儿打理好,再送去幼儿园。回到家后,她开始一天的苦读。到下午女儿放学时间,她再去接孩子回家做饭。如果精力允许,等女儿晚上9点入睡后,她再看会书。

“我考的是专硕妇产科专业,从9月份一直备考到12月份。”得知自己被录取的那一刻,“有忐忑、有激动”,唐慧说:“我在为女儿树立一个榜样,告诉她,妈妈非常坚持在做一件事情,在为生活努力。”

把小女儿送去托班的第二天,王晶就在网上找工作了。“很难,没有哪份工作允许我上下班时间自由,保证能接送孩子。我能做的工作工资也很低,大概3000元左右。”冲着自己的爱好,王晶试着在美甲店上了两天班,最终还是告吹了。

思来想去,王晶花了一个月时间进修学习做美甲,开始接单。“我在网上发布了个人信息,上门为别人做美甲。一开始的客户,都是亲戚朋友。”

一个晚上,把两个女儿安顿好后,王晶出门已经是晚上9点。“对方做的是贴甲片,前后要花3个多小时。”当她从客户家里出来,已经接近凌晨一点钟。

“我的车还被人堵住了,那天太晚,我只能打出租车回家。”王晶记得,出门那会,天还下着小雨。虽然有各种不方便,但那个晚上,她的心情却很愉悦。

夜里,出租车的车灯一直照亮着前方,它就像照进王晶的心里一样,亮堂堂的。“终于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了”。

“在我看来,全职妈妈也是一份职业,它要培养自己的孩子。但是全职妈妈不能放弃自己,要做自己,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里,它会让你掉进情绪漩涡里。不要否认自己,全职妈妈也是有价值的。”回过头看自己曾经的一段“全职妈妈”身份,唐慧更理性,“其实不需要比较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”

如今,唐慧考上研究生,在杭州一家医院工作,现在的她,忙到一周只能和女儿见上一面。“我们之间还是很亲密,见到我,她让我给她读绘本,陪她睡。这种亲密感,应该是我当‘全职妈妈’的那段时间换来的。”

台传媒记者彭洁

“全职妈妈重回职场难吗?”“不太容易。”“为什么?或者说,难在哪里?”

“技能断层是一方面,大多数回到职场的全职妈妈,都要面临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问题。如果回到职场不顺利就会动摇,可能会频繁辞职;干得顺利就意味着要花更多时间精力在工作上,但大多数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还是会把重心本能地向家庭倾斜,这是用人单位比较在意的。”在台州一家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担任猎头顾问的林茵向记者表示。

现实生活是一个舞台,做了3年多全职妈妈的椒江人陈怡宁,就遇到这样一场与职场工作艰难博弈的剧目。

焦虑

在四年的职业生涯中,林茵接触过几位高学历的想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,她们对工作的要求几乎一致:不加班、不出差、双休、离家近,当然薪资可以谈,“比以前工资低都可以”。

而这些要求最终归为一个目的——方便照顾孩子。同样是一位母亲,林茵十分理解,“需要妈妈全职带孩子的家庭,大概率是没人能帮忙照顾的,妈妈对孩子的事情又会尽可能地亲力亲为,所以即便重回职场,全职妈妈的‘职业惯性’也还会要求她不断地操心家庭和孩子。”

陈怡宁说自己“确实是这样”。

26岁结婚,28岁生娃,因为家里没有老人能帮忙带,也没有条件请保姆,陈怡宁选择辞职,全职带娃。

“决定做全职妈妈,我几乎是没有什么纠结的,家里的现实情况摆在那里,所以我怀孕的时候就做好了要全职带娃的准备。”陈怡宁当时的想法很简单,最多3年,等娃上幼儿园就可以重返职场。

但现实远不及理想丰满。2020年终于“熬到”孩子上幼儿园了,陈怡宁开始马不停蹄地找工作,“投简历的时候我就意识到,工作没有以前好找了”。

陈怡宁的工作要求很明确,薪资可以谈,但不能出差、离家要近。这些要求如同一个框架,能框进来的工作少之又少,其中大多数公司看到她简历上3年空白期后选择直接PASS,而在仅有的几场面试中,面试官也会很直白地问她:有无生二胎的打算?能不能加班?有没有相关资源?

陈怡宁的回答是:暂时没有。不能。没有。

“我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公司负责人事,又在家全职3年,哪有什么客户和资源。”

“我不能加班。孩子的幼儿园4点放学,我巴不得3点多就能下班。虽然可以请个阿姨帮忙接回家,但我也得有精力和时间陪伴孩子成长,所以我不

能晚下班。”

就这样,寥寥无几的面试,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。

巨大的挫败感和焦虑感席卷而来,陈怡宁开始失眠。

反复

“后来,我就跟着朋友去保险公司做了代理人。”这份全凭能力“吃饭”的工作,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自由,但陈怡宁很清楚,自己并不适合,“我是个性格比较内敛安静的人,除了几个主动来找我买保险的亲戚朋友,我始终没有打开市场。”因为连着好几个月都没有业绩,在把仅有的几单业务转给其他保险代理人后,陈怡宁选择了辞职。

“从保险公司离职以后,我又面试了几份工作,都因为不方便照顾孩子没成功。四处碰壁,我那时真的是抑郁,就决定去考个教师资格证,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,想着进不了学校可以去校外的托管机构。”陈怡宁说,备考的那段时间,自己拿出了当年高考的拼劲,终于顺利地完成了笔试。

笔试成绩出来没多久,陈怡宁就顺利入职了一家校外托管机构。“我喜欢和孩子打交道,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和信心,每天都会认真准备,研究课本里的重难点和考点。为了更好地跟学生相处,我还特意去学习心理学……”

就在陈怡宁打算在职场上大展拳脚时,家庭与工作的天平倾斜了。托管机构是下午上班,晚上8点半下班,尽管丈夫可以在下班后照顾孩子,但孩子对妈妈的依赖让各种问题接踵而来,“看着孩子吃不好睡不好,我只能放弃这份工作”。

继续面试,继续没有回音,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陈怡宁开始尝试做一些淘宝客服等网络兼职工作,但都断断续续,工资也不稳定,“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份正经八经的工作”,渐渐地,陈怡宁觉得,自己似乎又重新回到“全职妈妈”的角色。

2023年春节过完没多久,陈怡宁投出简历的第三天,接到了一份人事主管职位的面试,“是一家刚起步的小公司,整个公司加起来也就5个人”,而她这个所谓的人事主管什么都要干,招工、采购、后勤……虽然工资不高,但好处是,不加班、不出差、离家近。

“这几年,我一直在努力平衡家庭和工作。难以平衡时,我有过后悔结婚、后悔生孩子的想法,低迷失落,但转身看到孩子可爱的小脸蛋时,又觉得人生美好。兜兜转转从事了很多工作,也有了很不一样的体验经历,丰富了思想,开阔了心胸,我是心怀感激的。每一次经历打击和不顺利,我就会对自己说,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,成为全职妈妈,选择重返职场,选择做怎样的工作,我是有选择的,不是被迫的……”这是陈怡宁在这场全职妈妈与职场工作博弈中的感受。



陈静 绘图